

宋词的题壁传播

谭新红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题壁是宋词传播的重要方式。很多时候,词人都将作品题写在亭台楼阁、驿站邮亭、僧寺道观的墙壁及桥梁道路的柱石上,供来往行人观赏传播。就书面单篇传播而言,题壁比写在单页纸张上要保存得更长久,其传播范围也更广泛。而由于人为破坏或大自然侵蚀的原因,题壁在传播的时效性上又不及书册和刻石。

[关键词] 宋词; 题壁; 传播方式; 传播效果

On the Wall Communication of Song Ci Poetry

Tan Xinh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Ci Poetry written on walls is an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mode of Song Ci Poetry. The authors were often likely to write their works on the walls of pavilions, ancient post-houses, temples and houses for Taoist and stones beside bridges and roads. The Song Ci Poetry written on walls and stones will not only be appreciated by passengers, but also have some good communication effects with its special endurance and wide coverage. However, for the natural and man-made reasons, the opportuneness of such communication cannot come up with that of the writing on papers or carved on the stones.

Key words: Song Ci Poetry; written-on-the-wall; communication mode; communication effect

传播活动是否频繁,有赖于传播工具的发明和改进。没有报纸杂志,没有网络,在传播工具尚不完备、有效的传媒手段还没有形成的古代,“老来有文无卖处,等闲题遍蜀东西”^{[1]24377},文人往往把作品“发表”在墙壁上。他们以笔墨为书写工具,以墙壁窗扉和桥柱悬崖等为载体,直接将文学作品题写在这些自然实物之上,这种创作行为和传播方式被称为题壁。题壁诗“始于两汉,盛于李唐”^{[2]38}。到了唐宋,随着诗词创作的普及以及文人游学游宦的频繁,题壁逐渐成为文人惯常使用

[收稿日期] 2009-03-2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09-09-25

[作者简介] 谭新红,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及清词研究。

的一种创作与发表作品的方式,宋词中有许多作品最初就是题写在墙壁上并被广泛传播的。

一、宋词的题壁场所

宋词的题壁场所主要是亭台楼阁、驿站邮亭、僧寺道观及桥梁道路的墙壁和柱石。墙壁桥柱多处于人员往来频繁的地方,便于受众观览传播,是宋代文学一种重要的传播载体。

亭台楼阁多修建于名山胜水之处,以供人们游赏休憩,由于人流量比较大而成为词人题壁的极佳场所。据周密《武林旧事》卷五记载,杭州丰乐楼“宏丽为湖山冠。又翫月池,立秋千,梭门植花木,构数亭”,每天都是游人如织,非常热闹。吴文英曾“大书所赋《莺啼序》于壁,一时为人传诵”。歌妓们一般不喜欢演唱篇幅太长的歌词^①,作为宋代最长的词调,《莺啼序》并不适合用演唱的方式进行传播,吴文英将它题写在丰乐楼的墙壁上,从而得到广泛的传诵。陈人杰在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的深秋登上丰乐楼,满目的残山剩水,遂想起朋友“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句子,愤懑不已,酒酣之际,大书《沁园春》(诗不穷人)词于东壁,以抒写胸中郁勃之气。在词中他辛辣地讽刺道:“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3]3900}

岳阳楼也是宋人喜欢题词的天下名楼。据周焯《清波杂志》卷四记载,神宗元丰年间,张舜民谪监郴州酒。舟行前,他将两首《卖花声》(木叶下君山)(楼上久踟蹰)题写在岳阳楼上,抒发自己去国流离的悲愁^{[4]5050}。这两首词不仅在当时因题写在岳阳楼上而传播四方,也成为流传久远的名作,为岳阳楼增添光彩。此外,如黄中辅《满庭芳》题太平楼、吕胜己《醉桃源》题清晖楼、《满江红》题博见楼、戴复古《水调歌头》题鄂州吞云楼等等都是题写在亭台楼阁之上进行传播的。

驿站邮亭是宋人题壁的另一重要场所。驿站是古时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换马的地方,邮亭也是古代设在沿途供信使和旅客歇宿的馆舍。古代文人因宦游、科考、迁谪等原因经常在外奔波,驿站邮亭成为他们重要的中转站。人在旅途,孤寂、乡愁、思念等情感自然容易生发,在驿站邮亭的墙壁上挥毫泼墨成为一解旅愁的绝佳方式。如宋徽宗宣和年间,有人题《浪淘沙》词于陕府驿壁。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有人将《玉楼春》词书写在信州铅山的驿壁^{[4]134,149}。据元好问《续夷坚志》卷四记载,兴定末,军士在淮上掳掠良家女北归,有人于是在旅店题《木兰花》词予以披露。

架设桥梁处多山水相依,风景绝佳,人们行至此处一般都会停下脚步,发思古之幽情,在桥柱上题写自己的感叹之语。如苏轼贬谪黄州时,一日酒醉夜归,曾在桥柱上题写《西江月》(照野瀰瀰浅浪)一词^{[3]367}。南宋初,有人在吴江桥上步和苏轼的名作《念奴娇》^{[4]2144}。绍兴年间,又有人在吴江桥上题写了《水调歌头》:

绍兴中,有于吴江长桥上题《水调歌头》云:“平生太湖上……”不题姓氏。后其词传人禁中,上命询访其人甚力。秦丞相乃请降黄榜招之,其人竟不至。或曰,隐者也,自谓“银艾非吾事”,可见其泥涂轩冕之意。秦丞相请招以黄榜,非求之,乃拒之也。^{[4]3256}

这两首词或激昂,或悲愤,既愤慨金人的入侵,又哀叹朝中无人。因其时奸臣当道,所以都是匿名发表在吴江桥上的,之后或被巡视的高宗发现,或被他人传入皇宫中,并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可见其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

垂虹桥也是一座经常被人题词的桥梁,如绍兴年间就有人在上面题写《洞仙歌》词,“不系其姓名,龙蛇飞动,真若不烟火食者。时皆喧传,以为洞宾所为书”。高宗听说后,根据词中用韵判断是

^① 参见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卷二关于晁次膺《绿头鸭》的记载,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4页。

福州秀才所书,后来知道果然是福建士人林外所为^{[4]4953}。周密也曾在垂虹桥上题《拜星月慢》(赋叶阴清)词^{[3]4142}。

有些词则直接书写在石崖上,如吴曾《能改斋词话》卷一引《东皋杂录》记载范德孺贬谪均州时,偶游武当山石室极深处,看到不知什么人将李白的《桂殿秋》(仙女侍)一词书写在石崖上^{[5]128}。张辑的《满江红》(醉发吹凉)也是题写在马蹄山的山壁上。他在词序中说:“题马蹄山壁。予读书晋王伯辽马蹄山居,雨中欲访道会稽,山空鹤寒,落叶自语,大书此句于碧崖丹壑间,以坚归盟。”^{[3]3266}周密的《乳燕飞》(波影摇涟甃)词也是他游山玩水时书写在山岩上的纪游之作^{[3]4150}。因岩石未经打磨,表面粗糙而不光滑,所以在上面题词颇为费劲,题字效果也不如书写在墙壁上,姚合《送王澹》诗中“寻山屐费齿,书石笔无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亭台楼阁、邮亭驿站及山岩桥梁虽为公共场所,但还不是一般人经常光顾的地方,若论题壁的传播效果还当以寺院、酒店、客舍、倡肆等人流频繁处为佳。

寺院多建于风景名胜和交通便利之处,正如古语所云:“世间好语书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除了传教外,古代的寺院还兼有旅店与图书馆的功能,既为来往士人提供食宿,一些寺院也经营图书,供读书人阅读购买。寺院往往成为社会文化活动中心,吸引着众多的题壁爱好者。如秦观为了结识苏轼,曾模仿苏轼在扬州的一座山寺中题词,苏轼看到后果然不能分辨,非常惊讶。后来秦观又通过孙莘老将自己创作的几百篇诗词呈献给苏轼,终于成为苏轼最得意的门生^{[4]2166}。张宗櫚《词林纪事》引《竹坡诗话》也记载有人在景德寺峨嵋院的墙壁间题写长短句,因为书写在墙壁绝高之处,并且字画飞动,如翔鸾舞凤,还有人以为是吕洞宾所作。此外,如吴儆《浣溪沙》题写在星洲寺,赵长卿《醉蓬莱》题写于法回寺,都是将词题写在寺院的例子。

题壁的观赏性及名人效应能吸引更多的信徒和游客,所以一般情况下寺院都会欢迎人们题壁。为了方便题壁,寺院还会为题壁者准备专门用来书写的诗牌。但也有例外,如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就记载,张表臣自称假日与同僚共游甘露寺,偶题近作小词于壁间,寺里的僧人很不高兴地对人说:“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写了。”估计张表臣当时不是什么社会名流,也有可能是他的书法不怎么样,因而遭了僧人的抢白。也有文人题壁时很谨慎,比如范成大,“山僧劝我题苍壁,坡谷前头未敢刊”^{[1]25931},在苏轼和黄庭坚题壁的地方不敢轻易下笔。

在传统社会中,酒肆一向都是信息的聚散之地,来自各方的新闻或传言往往都汇集到这里,然后再由此扩散开去。于是,意在传播的文人士子便自然把酒肆墙壁作为题写诗词的首选之处。酒店也利用题壁这一社会现象招徕顾客,包装铺面,塑造文化形象,营造商业氛围,最终实现扩大经营的目的。“在酒店饮酒,并在壁上题诗,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也可以说是一种风俗,犹如现在的饭店酒家喜邀约名人题诗作画悬挂于墙壁,以增添其店的文化色彩,提高其文化档次。只是唐时酒店题壁所写内容,多与眼前事直接有关,故往往富于真实切近的民俗意味。”^{[6]171}虽然说的是唐朝,但同样适合于宋代。留传下来的有些宋词就曾题写在酒肆墙壁上,如黄庭坚《跋秋风吹渭水词》云:

三十年前,有一人书此曲于州东茶园酒肆之柱间,或爱其文彩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间乐工或按而歌之,辄以鄙语窜入,然有市井气,不类神仙中人语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广陵市上,童儿随而和之,乃尽合其故时语。此道士去后,乃以物色逐之,知其为吕洞宾也。^{[7]106册,339}

说法虽然怪诞,但却告诉了我们这首词最早是题写在酒店的墙壁上进行传播的。黄升《中兴词话》记载了游子西将《念奴娇》(暑尘收尽)书写在酒店墙壁上的故事:“龙溪游子西,赴江西漕试。登酒楼,逢诸少年联座,不知其为文人。酒酣,诸少年题诗于壁楼,旁若无人。子西起借韵,诸子笑之。既而落笔,词意高妙,诸子恍然潜遁。”^{[5]217}辛弃疾的《鹧鸪天》(春日平原荠菜花)词也是“游鹅湖醉书酒家壁”^{[3]2450}。

古人题壁往往是兴之所至,就地取材,并不必然要找到人多的地方再题壁,比如有人曾在驻马

厅上题词：

泸南营二十餘寨，各有武臣主之。中有一知寨，本太学士人，为壮岁流落随军边防，因改右选，最善词章。尝与泸南一妓相款，约寒食再会，知寨者以是日求便相会。既而妓为有位者拉往踏青，其人终日待之不至。次日又逼于回期，然不敢轻背前约，遂留驻马厅一曲以遗之而去。其词曰……亦名《应天长》。妓归见之，辄逃乐籍往寨中从之，终身偕老焉。^{[5]46}

也有人在考场题词：“赵翰林可献之少时赴举，及御帘试《王业艰难赋》，程文毕，于席屋上戏书小词云：‘赵可可，肚里文章可可。三场捱了两场过，只有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黄河，知他是过也不过。试官道王业艰难，好交你知我。’时海陵庶人亲御文明殿，望见之，使左右趣录以来，有旨谕考官：‘此人中否当奏之。’已而中选，不然亦有异恩矣。”^{[4]5994} 还有的人干脆将词题写在别人家居的屋壁之上，如秦观书《醉乡春》于横州老书屋的屋柱上^{[5]2019}，辛弃疾《江神子》是“博山道中书王氏壁”，刘过《沁园春》是“题黄尚书夫人书壁后”^{[3]2423,2759}。

二、宋词的题壁主体及目的

宋代士人做官之前先是游学，接着是参加各级科举考试，做官之后，每任满三十个月就要接受考核和新任命。宋代在任官员还享受公休日，真宗时规定官员全年节假日一百天，宋神宗元丰改制后也有七十六天^[8]。“公暇以登临为适，所在皆尔。”^{[9]43} 无论是游学游宦，还是公余休假，文人士大夫每年都有不少时间奔走在旅途道路中，其间，文人们在墙壁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他们率性挥洒，得古人登高吟啸之妙，自我需求，自我满足，并不希求他人的赞扬，如辛弃疾的《念奴娇》是“书东流村壁”，名作《菩萨蛮》是“书江西造口壁”，《采桑子》是“书博山道中壁”，就不是题写于通都大邑的。

借题壁这一方式来显示自己的文采风流从而宣传自己，也是宋人题壁的动机之一。如秦观在苏轼必经之地模仿苏轼题壁，就吸引了苏轼的注意，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宋代文人游宴唱和之风颇盛，即兴题词上壁，既能助兴，又能表现自我、露才扬名。陈亮《醉花阴序》言：“重九，诸公招饮于兹者十有六人，偶掇《醉花阴》腔，折墀书之壁间，聊以志时耳。”^{[3]2715} 虽然陈亮说他题壁是为了“志时”，但也未尝没有展示自己才华的动机在。

“笔染相思，暗题尽、朱门白壁。”^{[3]2723} 文人还将自己的相思爱恋之情大胆地题写在墙壁上，希望借此途径将自己的感情传达给心上人，陆游和唐婉的故事流传千载而不衰，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周密《齐东野语》卷一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陆务观初娶唐氏，闾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为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云：“红酥手……”实绍兴乙亥岁也。^{[4]5444}

陆游的《钗头凤》凄婉哀怨，追悔莫及的心情刻骨铭心。他在《剑南诗稿》卷二五中说：“禹迹寺南有沈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小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据《齐东野语》卷一可知，诗歌作于绍熙壬子（1192），其时沈园已三易主，唐婉去世也已四十年，陆游四十年后读到《钗头凤》时仍然怅然若失。《剑南诗稿》卷六五又有诗序说：“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据《齐东野语》卷一可知，此诗序作于开禧乙丑（1205），此时陆游已经81岁，还在为这段凄美的爱情悲剧而魂牵梦绕^①。据丁传靖辑《宋人逸事汇编》卷一七引《香东漫笔》记载，唐婉曾和陆游《钗头凤》。如今

^① 陆游《钗头凤》是否为唐婉作，学界颇有争议，吴熊和先生即怀疑此词为陆游客居成都时的冶游之作（参见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38-445页）。由于至今尚无定论，本文还是按宋人的记载展开叙述。

在绍兴的沈园,我们还能看到书写在墙壁上的这两首千古绝唱,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千年前的那场爱情悲剧。

题壁可以让人知名,也可让人获利,为题壁者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南宋江湖词人刘过,不仅曾因填词而得到过辛弃疾的赏钱,还因题词于壁而得到过知府黄由的馈赠:

刘过字改之,能诗词。流落江湖,酒酣耳热,出语豪纵,自谓晋、宋间人物。其诗篇警策者,已载《江湖集》。尤好作《沁园春》。上稼轩词,已见岳侍郎珂《程史》,最为辛所喜。今又得数篇,其一:“按辔徐驱……”后黄知为刘所作,厚有馈贶。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一中的这则材料虽然没有明言刘过这首词是题写在墙壁上的,但从词中“挥毫处,看淋漓雪壁,真草行书”的句子看,刘过这首词应该是题写在东坡雪堂之上的。叶申芾《本事词》卷下即云:“昆山黄由帅蜀时,道经黄州,其室胡给事晋臣之女,工翰墨,游雪堂,亲书苏长公前后赤壁赋于壁间。改之过而见之,题《沁园春》于其后。”^{[5]2342}

文人题壁有时是出于鉴赏的目的。宋代文风极盛,人们喜欢把他人的佳句题写在墙壁上。如《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一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4]1395}。宋初词人潘阆曾填《忆余杭》(长忆西湖)一词,“钱希白爱之,自写于玉堂后壁”^{[4]1424}。晏殊词的佳句,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类,宋莒公题写于斋壁,并对人说,“此数联使后之诗人无复措词也”^{[4]1659},就都是因为欣赏别人的作品从而将他人之词题写在墙壁上的例子。

宋代大多数题壁词都没有署名,清人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卷分析说:

昔人词多散逸,而又委巷沿习,官禁流传者,细心微诣,其精彩有不可磨灭故也。或有暗用刺讥,及太近秽褻者,统曰无名氏。余亦听其托崑仙,冒鬼吟,题壁上,记梦中而已。且和成绩嫁名于他人,夏公谨讳言其姓氏,必欲指为某某手笔也,迂甚。^{[5]379}

“或有暗用刺讥,及太近秽褻者,统曰无名氏”,宋人有时以题壁作为政治讽刺的工具,不少作品都或多或少有些不满现实的成分。而有些词则过于秽褻,题壁场所多为人员往来频繁的地方,为避免文字之祸或遭人嘲笑,作者往往也不署名。此外,一些题壁者只是兴之所至时将自己的感情抒发出来而已,并没有强烈的著作权意识,也是题壁不署名的重要原因。

题壁不署名使得词的著作权在传播过程中成了问题,如南宋末的信安旅店墙壁上有一首《南楼令》(雨过水明霞)词,王奕清《历代词话》卷八引《耆旧续闻》云:“文信国被执北行,次信安,馆人供帐甚盛。信国达旦不寐,题词于壁,调寄《南楼令》云:‘雨过水明霞……’或云邓光荐词也。”^{[5]1258}也就是说这首词的著作权在宋代就有文天祥和邓剡两种说法了。后来清人张宗橐在《词林纪事》卷一四中辨析道:“《词苑丛谈》所引《日下旧闻》谓文天祥行次信安,题此词于馆壁,殊乖事实。”认为这首词不是文天祥的作品。又如蛾眉亭题壁甚多,只有一首《霜天晓角》(倚空绝壁)最为绝唱,“词意高绝,几拍谪仙之肩。世传其词,不知为刘招山所作。余旧抄其全集得之”^{[5]216}。虽然世传其词,却不知道作者是谁,也是因为题壁时没有署名造成的。

宋代很多女性也在墙壁上题词,较早在墙壁上题词的女性词人是花蕊夫人,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二〇引《太平清话》云:

蜀亡,花蕊夫人随孟昶行至葭萌驿,题壁云:“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书未竟,为军骑促行,只二十二字,点点是鲛人泪也。及见宋祖,有“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之句,足愧须眉矣。乃有无名子戏续之云:“三千宫女如花貌,妾最婵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恩爱偏。”不惟虚空架桥,亦且狗尾续貂也。^{[5]2183}

到了靖康之乱,蒋兴祖的女儿被虏北行,在雄州驿题下了凄凉绝望的《减字木兰花》:

金人犯阙,武阳令蒋兴祖死之。其女被掳至雄州驿,题《减字木兰花》于壁云:“朝云横度。辘轳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近龙山。回

“首乡关归去难。”蒋乃靖康间浙西人。^{[5]2059}

“渐近龙山，回首乡关归去难”，正是战争年代女性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百余年的歌舞升平之后，南宋政权也走到了尽头，女性又一次置身于战争的烈焰之中，她们只有将国破家亡、无所依附的悲痛一书于壁：

妾本金陵人也。因父受官于上国，妾生于长安，长于洛东。是年十五也。时守香闺，惯闻欢乐，岂识干戈。一旦胡虏兵升四海，干戟山川，妾不幸生于此时，凌霄失寄于乔松，兔丝徒忘于巨木。兄嫂愚浊，使妾徒陷于虏庭，无由得脱。鹤胫虽长不可截，兔胫虽短不可续，此分定也。请过往君子览之勿笑。妾身许良人下归，杳无音信。长安既失，未知存亡，一命孤苦。夜寝一梦难成，愁眉易锁难开。镇日恹恹，离情默默。秦晋未通，良人陡失，妾之不幸。今过旧都，故书于壁，希颜过此请览。言不尽意，意不尽言，复书《阮郎归》一阙于后：“胡虏中原乱似麻。此景依稀似永嘉。丁珠片玉落泥沙。何时返翠华。呈祥鸾凤失仙槎。因循离恨加。前生应是负偿他。思量无岸涯。”^{[3]4893}

岳州徐君宝妻被掠来杭，居韩蕲王府。主者数欲犯之，因告曰：“俟妾祭先夫，然后为君妇。”主者喜诺。乃焚香再拜，题词一阙于壁上，投池中死。^{[5]2059}

此外，据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下记载，宋谢太后北觐时，王清惠在汴京夷山驿舍中题写《满江红》词。文天祥《满江红序》云：“王夫人至燕题驿中云，中原传诵，惜末句欠商量，代王夫人作。”可见王清惠这首题壁词传诵一时，文天祥还嫌词的末句“问嫦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欠商量而代她重作。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女性题壁词大多题写在战争年代，当受到战争的摧残与凌辱时，她们会将自己的满腔悲愤抒写在墙壁之上。较之禁锢于深闺之中的女性文人而言，甚至较之于同时代的男性文人而言，由于是感同身受，她们的作品更有社会内容，更能反映时代的苦难，因此为中国古代文学增添了辉煌的篇章。

三、题壁的传播效果

沈从文先生在《文论·谈写字一》中曾说：“书画并列，尤其是写字，仿佛更容易玩票，无怪乎游山玩水时，每到一处名胜地方，当眼处总碰到一些名人题壁刻石。若无世俗对于这些名人的盲目崇拜，这些人一定羞于题壁刻石，把上好的一堵墙壁一块石头脏毁，来虐待游人的眼目了。”^{[10]226} 虽然是从负面效应谈题壁，但也从侧面揭示了题壁作为传播方式的一种，有庞大的创作队伍和受众，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在传播工具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相当长时间内，题壁成为诗词传播不可或缺的形式之一。

“下马先寻题壁字，出门闲记榜村名。”^{[3]792} 古人每到一地，来不及洗去征尘，首先是去阅读墙壁上的文字，循墙绕柱，是旅途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如苏轼，“往往匹马入寺（开元寺），循壁终日”^{[11]1}、“游汤泉，览留题百馀篇”^{[7]89册·295}；陈师道在《登凤凰山怀子瞻》中也说：“朱阑行遍花间路，看尽当年题壁处。”^{[1]12665} 观摩书画，体会古人，既是知识获得的渠道，也能够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人们不但观壁，还会对一些题壁作品加以保护，以期长久保存。如陆游题《钗头凤》的沈园后归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4]4853}。用竹木还是一种比较粗糙的保护办法，更为重视的则是用碧纱笼罩，如宣、政年间，有一官员从建业移帅维扬，出发前，在赏心亭题词一首云：

为爱金陵佳丽。乃分符来此。拥麾忽又向淮东，便咫尺，人千里。画鼓一声催起。邦内人齐跪。江山有兴我重来，斟别酒，休辞泪。

虽然词写得极其低劣，但因为是长官的墨宝，“官中以碧纱笼之”。不过后来有人刮去“有”字，改作

“没”字,将“我”字换成“你”字,改为“江山没兴你重来”,往来观之,莫不启齿^{[4]3847}。又如苏轼曾在常州报恩寺新落成的僧堂题写殆遍,“后党祸作,凡坡之遗墨,所在搜毁。寺僧以厚纸糊壁,涂之以漆,字赖以全。至绍兴中,诏求苏、黄墨迹。时僧死久矣,一老头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纸,字画宛然。临本以进,高宗大喜,老头陀得祠曹牒为僧”^{[4]5269}。

观壁者有感于先到之人的留题,激发创作灵感,唱和性地进行题写,不但传播了原作,还催生了新的作品。周焯《清波杂志》卷一〇载:“顷于常山道上得一诗:‘迢递投前店,飏飏守破窗。一灯明复暗,顾影不成双。’后书女郎张惠卿。迨回程,和已满壁。”^{[4]5122}去时还只有一首题诗,回来时已和诗满壁,可见受众之多。《全宋词》中不少作品也是追和题壁词,如刘将孙《沁园春序》记载杨氏于兵乱时和无闻翁题写在清江桥上的两首《沁园春》、《满庭芳》词,王质《水调歌头》是作者“游银山寺和壁间张安国作”,朱晞颜《南歌子》是走笔次韵壁间同年傅景仁的作品,吴文英的《永遇乐》则是他“过李氏晚妆阁,见壁间旧所题词,遂再赋”。题壁与和题,往往显示出交往行为中的“应答”或“对话”性质,用传播学的术语来讲就是有传、有受、有反馈。

遇见自己非常欣赏的题壁作品,古人会将它抄写下来,如谢逸的《江城子》词就被很多人抄写过:“谢无逸尝于关山杏花村馆驿题《江城子》词云:‘杏花村馆酒旗风……’过者抄誊,必索笔于馆卒,卒颇以为苦,因以泥涂之,其为人赏重如此。”^{[5]1849}这首词语意清丽,深受过往行人喜爱。由于借笔抄写的人实在太多,驿卒不堪其苦而以泥涂之,可见题壁是一种能使作品得到广泛传播的传播方式。

很多人还有意识地去抄写整理题壁作品,以扩大其传播范围。宋代几乎每种诗话、词话、野史笔记都载录有题壁诗词,如林外题写在垂虹桥上的《洞仙歌》,周密在《齐东野语》卷一三中说:“此词已有记载,兹不复书。”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记载,他将把它记录下来。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一〇也说:“道涂间题壁有可采者,尝记《生查子》一首,甚工。云:‘愁盈镜里山……’盖魏子敬词也。”也是将题壁词编进自己的著作中以期流传久远。此外如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六、卷一七辑录有宣和间幼卿“题于陕府驿壁”的《浪淘沙》词,无名氏用篦刀刻于蔡州瓜陂铺“清泥壁”的《点绛唇》词、丰城南禅寺壁间的《点绛唇》词、信州铅山驿壁的《玉楼春》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九也载录有“题于邮亭壁间”、“语虽粗豪而气概可喜”的无名氏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有人还会将散落各地的题壁作品汇集成册,或将优秀题壁作品刻石以长久保存。

在古代,当无数的诗词作品不像现在这样刻印在书本里,而是墨气淋漓地题写在屋壁岩石上的时候,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道书法、文学与自然完美结合的人文景观。人们在这种充满艺术色彩的环境之中,时时处处都可以欣赏或品评诗词,可见,题壁不仅刺激了文学创作,也广泛地传播了文学作品。就书面传播而言,题壁传播是一种传播范围广泛、传播时间持久的传播方式。

首先是其传播范围广泛。相比书册而言,题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题壁一般都在公共场所,具有公开和醒目的特点,很容易就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二是观众不必购买,不必交收视费,不需要任何成本;三是便利,不必动手翻阅,站着观看即可。墙壁的平面空间比纸张大得多,面壁而立观看,视角基本处于平视,与翻阅书本的感觉又不一样。有了这些特点,题壁成为古代最受人们欢迎的一种创作和传播方式。正如曹之先生所云:“题壁简单易行,只要把作品写在墙壁上就行了。天南海北的过往行人,见而读之,读而抄之,就可以把作品传得很远很远。”^{[2]34}

其次是就书面单篇传播而言,用墨书写在墙壁上比写在单页纸张上保存得更长久,盖单页纸易破碎丢失,而墙壁则要坚固耐久得多。很多题壁词都能保存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如刘垹的《谒金门》(眉月小)在墙壁上保存了两年多还墨迹尚存:

临汝有歌者稍慧。咸淳中,尝与吟朋夜醉其楼。对予唱《贺新郎》词,至“刘郎正是当年少。更那堪、天教赋与,许多才调”之句,笑谓余曰:“古曲名今日恰好使得。”予因此意作小词题

壁,明日遂行。后二年再访之,壁间醉墨尚存,而人已他适矣。然旧词多有见之者,姑录于此。^{[3]4215}

从陆游《剑南诗稿》卷二五的诗序中可知,陆游题写在沈园的《钗头凤》更是在墙壁上保存了四十年之久。据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八一载,神宗熙宁七年(1074)八月十三日,苏轼在佛日山净慧寺送别朋友陈襄,赋赠别词《南乡子》(回首乱山横)并题写于寺壁。到了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仁和知县韩元象访苏轼题壁处,“堂宇日坏,壁且摧剥,字将阙蚀”。过了104年,字迹仍然依稀可见。

可以想象,一首词几十年静默于一堵墙壁上,供人观瞻,资人品谈,不但使这首作品得到最大限度地传播,而且使题壁之地成为一个文化场域。“如果说实际的占有是昙花一现的话,那么对某一地方的诗性拥有则反倒有可能是永久的……瞬间的可以转化为永久的……所有后来的游人,都会发现前人的诗篇在此地留下的印记,而且都会通过前人的诗来体验此地。永远占有一个地方,只有通过文本才能实现。”^{[12]25}在印刷技术尚未普及应用的情况下,题壁是传播最为广泛、受众最为众多、影响最为巨大的文学传播手段之一,就传播的普遍性和时效性而言,不亚于现代的大众媒介。

当然,题壁这种传播方式也有缺陷。首先是题壁除了笔墨外,不需要纸张,成本小,所以不少题壁者无论是在书写还是在作品创作方面都往往是随意为之,高质量的题壁之作不多。陈与义在《题东家壁》中说:“醉里吟诗空跌宕,借君素壁落栖鸦。”^{[1]19552}虽然是自谦语,却也未尝没有部分实情。方回在《桐江续集》卷三《旅次感事》中就曾批评道:“前朝题壁士,往往字如鸦。”书法不好,人们也不会有兴趣进一步地去体味作品了。题壁作品本身的良莠不齐也影响了优秀作品的传播,岳珂《程史》卷一〇二记载:

楚州淮阴,夹漈河而邑于泽国,诸聚落尤为荒凉。开禧北征,余舟过其下,舟人指河东岸弊屋数椽,曰:“是为楚王信庙。”亟维缆登焉。堂庑倾欹,几不庇风雨。两旁皆过客诗句,楹楣户牖,题染无余。往往玉石混淆,殊不可读。

“玉石混淆,殊不可读”,不少优秀作品因此而被忽略。

其次是由于人为或自然的原因,题壁容易受到破坏,相较于书册及刻石等方式,题壁又是一种时效性比较有限的传播方式。人为破坏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完全是个人行为,如驿卒不堪抄写者索笔之苦而涂抹掉谢逸的《江城子》,有的则是有人不喜欢而毁掉题壁词:

朱文公云:“顷年过七里滩,见壁间有胡明仲题词刻,指出子陵怀仁辅义之语,以励往来士大夫,为之摩娑太息。后舟遇石不复桴,或有恶闻而毁之也。独一老僧能诵其词,为予道之,俾书之册。词曰:‘不见严夫子……’”或云此词实先生所作也。^{[5]2244}

有时则是因为政治原因,“党祸作,凡坡之遗墨,所在搜毁”^{[4]5269},在政治风波中,苏轼的题壁之作只能是荡然无存。

大自然的破坏力同样不可小觑,墙壁上的书迹很难保持久远,大多随着墙壁的剥蚀而缺落漫漶,直至湮灭不存。周焯《清波杂志》卷三记载,他的父亲和父执陈彦育在八功德水庵之壁题了好几首诗,“二十年后再过之,皆不存矣”^{[4]5039}。戴复古在《木兰花慢》中又说:“重来故人不见,但依然、杨柳小楼东。记得同题粉壁,而今壁破无踪。”^{[3]2965}所以古人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来保存作品,那就是刻石。释元净《题东坡题名记后》云:“题名留于版壁,非久固尔,乃刻于石,以永兰若,为不朽之宝矣。”^{[7]46册,86}侯溥《东坡油水颂跋》也说:“壁有时以圯,版有时以蠹。不幸而及于此,则吾之所宝去矣。我将宝其真笔而摹其字于石,垂之绵绵,使观者知大贤之所存。”^{[7]79册,391}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参 考 文 献]

- [1] 傅璇琮、倪其心、孙钦善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Fu Xuancong, Ni Qixin & Sun Qinshan, et al(eds.), *Poems in Song Dynas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 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Cao Zhi, *The Origin of Chinese Printing*,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3] 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Tang Guizhang (ed.), *Ci Poetry in Song Dynas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9.]
- [4]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ed.), *Tang & Song Dynasties Literary Sketche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5]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Tang Guizhang (ed.), *Collected Writings of Cihu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 [6] 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Cheng Qiang & Dong Naibin,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rogress of Tang Dynasty*,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6.]
- [7]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Zeng Zaozhuang & Liu Lin, *The Articles of So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Dictionary Publishing House, 2006.]
- [8] 朱瑞熙:《宋朝的休假制度》,《学术月刊》1999年第5期,第87-94页。[Zhu Ruixi, "The Leave System in Song Dynasty," *Academic Monthly*, No. 5(1999), pp. 87-94.]
- [9] 释文莹:《湘山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Wen Ying, *Xiangshan Yel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 [10]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Shen Congwen, *Shen Congwen's Collected Works*, Guangzhou: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1984.]
- [11] 苏辙:《龙川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Su Zhe, *Longchuan Luezh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 [12] 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陈引驰、陈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Steven Owen, *The End of Chinese Middle Ages*, trans. by Chen Yinchu & Chen Le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书 名:《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

作 者:[荷]皮尔·弗里斯

译 者:苗 婧

定 价:30.00 元

· 丛书推荐 ·

社会经济史译丛



内容简介:世界史学家越来越强调跨社会比较的价值和必要性。对某个案例的简单一瞥与对不同案例的多视角研究相比,后者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其解释也更具说服力。作为经济史学者,本书作者一直对英国工业革命产生的原因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样的,对没落的清王朝的兴趣,使作者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能否通过对这两个帝国的历史比较,帮助读者了解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九世纪的英国,而不是在中国?本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尝试,作者希望借助类似的比较帮助读者发现隐藏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潜在机制。

发行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浙江大学出版社

邮 编:310028

电子邮箱:faxingbu2004@zju.edu.cn

电 话:0571-88925591、88273163